

陰影

新 時 代 文 藝 叢 書

露 西 亞 短 篇 集

陰 影

羅 厄 選 譯

1 9 8 1

—

一個月零兩天已經滑過，裁判官們在雅典人民底高聲和彩之中將哲學家蘇格拉底宣佈死刑了，因為他想要破壞人民對於神靈的信仰。馬蠅之於馬，便好似蘇格拉底之於雅典人一樣。馬蠅刺着馬，使其不致睏倦，可以敏捷地就道。哲學家也對雅典底人民說道：

“我便是你們底馬蠅。我底話刺激發着你們底良心，使你們在昏沉欲睡的時候可以振興起來。別要睡着了，別要睡着了，雅典底人們；醒來尋找真理！”

人民在他們底更大的忿怒之中騷動了起來，殘忍地要求除去他們底馬蠅。

“也許他的告發者，墨勒丟斯和安尼丟斯都是錯了。”當宣告了死刑以後，市民們在離開法院底路上互相傳說着。

“但是無論如何，他底教義到底是怎樣的呢？他要幹出甚麼來呢？他創造了紛亂，他推翻了自太初以來便已成立了的各種信仰，他講說着那必被認可，被追求的新的道德，他講說着我們從來所未曾知道的一種神聖。僭妄的東西，他想着他自己較之神們還要智慧哩！是的，我們還是對我們所知道的往日的神們保持信實的好。牠們也許並不永遠是正直的，有時牠們也許會激起不正直的忿怒，也有的時候，牠們也許戰不過一種遊戲似的情慾而佔據了凡人的妻子；但是，我們底祖宗們不是因了牠們而得到了靈魂的平安麼，我們底先祖們不是正因不爲了這些神們底援助而成就了英雄的事蹟麼？如今，阿林比安底臉面已經蒼白，舊的道德已經失了承繼。這將會成爲如何的樣兒呢？

這種不敬的智慧豈不是應當永遠地撲滅的麼？”

當雅典底市民們離開那地方時，他們如此地互相訴說，蔚藍的黃昏正在沉落着。他們決心要殺掉了這個不安分的馬蠅，希望神們底顏面可以再度發出光輝來。但是——在他們底心靈之中，又幻出了那卓獨的哲學家底溫和的神態。有些市民回憶着，在波底塔亞的時候，他是如何勇敢地分担着他們底煩難與危險；在打勝了亞吉魯沙人以後，他是如何地獨自阻止着他們莫要不公平地殺去了那些將軍，而作出罪過；他是如何地獨自一人敢於提起他底聲音反對着那殺去了一千五百人的暴君，如何地敢於在街衢之上對着人們講論那牧人與羊羣底話語。

“照護着他的羊羣而留心牠們底增加的人，”他問道，“他豈不是一個好的牧人麼？或者，減削着羊羣的數目而且消滅着牠們的，這也是一個好的牧人底工作麼？一個管理者以這樣方法來對待他底子民，也是好的麼？雅典底人民，讓我們來查究這個問題！”

這位孤立的，全無防禦的哲學家底問題一經說出暴君們底臉面便變色了，青年們底眼中也煽起了正直的激昂與忿怒。

所以在死刑宣告之後離散着的時候，雅典底人們便回憶起了蘇格拉底底這些事情，他們的心中爲沉重的懷疑所緊迫着。

“我們對於蘇佛郎尼斯古斯底兒子，不是作了一件殘忍而不公的事麼？”

在那時，這些好的雅典人們又望望那海灣與海，在這黃昏的紅霞中，他們看見了去赴底羅斯神會的尖骨船的紫帆在那藍色的朋丟斯海之上放光。船在一個月終底還不得回轉，雅典人們想了起來，在這期間，在雅典城裏是不許流血的，無論是有罪或無罪的人底血。而且，一個月也有許多日子，更有無數的時辰哩。假定蘇佛郎尼斯古斯底兒子底定罪是不公平的，誰人將會阻攔地從監中逃走呢？尤其是他有很多的朋友們可以援助他。有錢的柏拉圖，愛斯基尼斯或其他的

人，去賄賂獄卒，也是很困難的事麼？那麼，這個不安分的馬蠅便可以從雅典逃走，到德沙奈底野蠻人中間去，或到伯洛朋奈休斯，或更遠，逃到埃及去也可；雅典人便再不會聽見了他的誘瀆的語言；他的死也將不會使有價值的雅典人們底天良不安，而一切的事情也將再好不過地了結了。

如此地他們在黃昏中對他們自己說着，高聲地讚揚着 Demos 和 Heliasts 底智慧，然而，私心地他們却希望着這不安分的哲學家可以離開了雅典，從毒汁裏逃到野蠻人中去，使雅典人可以不再看見他那討厭的面孔而且也可以免除他們受那良心底痛苦，加害於一個無辜的人。

自那黃昏以後，太陽從海中突起又沉沒，已經三十二度了。船已從底羅斯回來了，悲哀地垂了布帆，停在港裏，似乎是羞慚於牠底故鄉之城土。月亮在天空不放光明，海上高罩着沉重的霧，在山上，燈光從朦朧之中射了出來，似乎是犯了重罪的人底眼睛。

堅強的蘇格拉底並不容恕這些好的雅典人底天良

。

“我們分別了！你們回家，我受死”，在死刑宣告了以後他對裁判官說着。“我底朋友們，我不知道我們中間誰人選擇了那更好的命運。”

當船兒轉來的時期已經迫近了的時分，許多市民便開始覺得不安了。那個固執的好漢真地要死麼？他們開始去激動愛斯基尼斯，費多和其他蘇格拉底弟子們底天良，想促使他們去爲他們底先生再想些兒方法。

“你們會讓你們底先生死去麼？”他們以一種帶刺的聲氣詰問着。“或者你們是捨不得幾文錢去賄賂獄卒麼？”

克利托請求蘇格拉底逃走，並且訴說外人在責難着他底弟子們沒有友誼，祇有貪吝，但是，一切祇是無效。自我意志的蘇格拉底並不承受他底弟子們和雅典好人們底好意。

“讓我們來查究，”他說道。“設若事理之來，我應當逃走，我當然逃走；我應死，我當然是要死的。讓我們記取我們所曾說過的話語——智明的人無需畏懼死，他只需畏懼欺騙。當我們自己底定律是與我們相合的時候，我們便遵守，不合的時候則抗拒，這是對的麼？設我底記憶不曾欺騙了我，我相信我們曾經說過這些事情的，不是說過了的麼？”

“是的，我們曾說過，”他底弟子回答。

“我想在回答上一切人都是應當一致的麼？”

“是的。”

“但是或許對別人是真的，對我們則未必是真？”

“不是的，真理於一切人都是一樣的，連我們也在內。”

“但是，或許是當我們應死而不是別人應死的時候，真理便變成了非真理麼？”

“不是的，蘇格拉底，在任何情形之下，真理終竟是真理的。”

當他底弟子同意於他底每個前提以後，蘇格拉底便微笑了而推出他底結論。

“設若是這樣的，我底朋友，我不是應當死麼？或者我底頭腦已經變得很脆弱了，再也不能夠得出一個合論理的結論來麼？那麼，便請改正我，我底朋友，而且指正我底失路的頭腦以正當的道路。”

他底弟子以外衣蔽着臉面：轉向一邊。

“是的，”他說道。“現在我明白了你是要去受死的。”

在黃昏裏，海在這兒和那兒簸播着，在重霧之下悲哀地吼嘯，在悲慘的驚亂之中怪異的風微微的吹動着船隻的布帆；市民們在街上相遇，互相問道：“他死了麼？”他們底聲音之中畏懼地顯露着他還未曾死去底願望；那時那覺悟了的天良之第一次底呼吸，正如風暴之第一次預兆一樣地感觸了雅典人們底心田；似乎是，神們底臉面也皆因為羞慚而幽暗了——正在這個黃昏太陽沉落的時候，這個自我意志的人便飲了

他底死之杯！

風更猛烈地吹了，在大霧的圍幕中更緊緊地將全城包蓋，發怒地撕打着那停在港中的船隻底桅帆。愛林葉斯唱着牠們底憂鬱之歌，直入雅典市民底心中，並且在他們底胸中煽起那後日壓服了蘇格拉底底告發者的大風波。

但是在那時候，最初的不安之發動却仍然也是不確定而且亂雜的。市民們比以前更發覺出了蘇格拉底底罪過，因為他不能給他們滿意而逃到德沙奈去；他們也惱了他底弟子們，因為在近幾日來他們穿着黑色的哀服在街上到處跑走，這是活活地對於雅典人民底一種非難；他們也遷怒於裁判官，因為他們沒有那種意識與勇氣去抵抗騷亂的民衆們底盲目的憤怒；他們甚至於也抱怨於他們底神了。

“給與你們，神們呀，我們來獻上了這個祭禮。”
許多人如此說着。“來享受罷，你永不滿足者。”

“我不知道我們中是誰人選擇了那更好的命運！”

蘇格拉底底那些話語又回復到他們底記憶中來了，那些他對裁判官和在法庭聚集的人們所說的話。現在，他祇寂寂地靜靜地，躺在獄裏他底大衣之中，然而在全城却已經滿佈了哀悼，恐怖與羞慚了。

他又變成了這全城底擾亂者，雖然他自己本身是再也不與這個擾亂相干。馬蠅已經被殺却了，然而他却比以前更銳利地刺着人們——別睡着了罷，今夜別睡着了罷，雅典底人們！別要睡着了！你們作了一件不正直的事，一件殘酷而不正直的事，這是永遠也不可以抹煞去的！

二

在這些悲哀的日子，將軍生諾風，蘇格拉底底一個弟子，正偕着他底萬人軍在遠遠的地方，於各種危險之中尋找着他底歸來他親愛的故土的道路。

愛斯基尼斯，克利多，克利多布魯斯，費多和亞坡羅多魯斯，都在忙着籌備那謙虛的葬禮。

柏拉圖正燃着他底燈，伏在羊皮紙上；哲學家底這個最得意的弟子正在忙着記載那使這聖人在後半生著名起來的各種事蹟，言語和教訓。沒有一種思想曾被遺露，這位大智人所發現底大真理，照耀着未來的世代底道路正如黑暗中的火把。

除此以後，蘇格拉底另外還有一個弟子。不久以前，暴躁的克特西布斯乃是雅典青年中最爲輕浮而祇尋求享樂的，他以美爲他底唯一的神，而崇拜着克利里亞斯爲其最高的模範。但是當他一認識了蘇格拉底以後，一切對於享樂底希求和輕浮的心意，便都離開他了。當別人在克利里亞斯之前代取了他底地位時，他也祇淡然視之。他在蘇格拉底底身上所發現的思想之美德和精神之和諧，似乎較之克利里亞斯底美德的形式與和諧的面貌，更能動心百倍。以他底暴躁性格底一切力量，他儘是繫念着這個擾亂了他底純潔的心靈底平靜的人，而他底心也開始懷疑了，如同橡樹底新芽接受着春日的和風一樣。

現在，先生已經死了，他無論是在自己底家庭，在街頭底緊迫着的沉寂，或在友朋和同輩的弟子們中間，他都找不着安靜。家庭底神和人們底神，都使他激起了深深的厭惡。

“我不知道，”他說，“你們是否是那些千萬世代所焚香獻祭底最良的神；我僅知道是爲了你們底緣故盲目的羣衆們熄滅了那清白的真理底火把，爲了你們底緣故，而犧牲了那人間最偉大，最良善的一個！”

克特西布斯幾乎是聽見了街衢與市場仍然在反應着那不公平的罪狀底叫喊，他又回憶起了在這個地方，人們是如何地高喊着要殺害那些戰勝了亞吉魯沙人的將軍們，而蘇格拉底是如何地獨自一人反對着裁判官底野蠻之定罪與羣衆底盲目的憤怒。但是現在，當蘇格拉底自己需要一個保護者時，却沒有一個人來以同樣的力量爲他辯護。克特西布斯痛責着他自己和他底朋友們，因爲這個緣故他甚且要逃避了一切的人

——設若可能，也連他自己。

黃昏的時候他走向海邊去，但是他底憂傷却更其猛烈了。奈留斯底悲傷的女兒們，似乎是在這兒那兒起伏着，痛哭着雅典人中最好的一個人底死去和這瘋狂的城市底愚妄。海浪打着岸邊底崖石，發出了沉痛的怒罵。牠們底澎湃底聲響好似葬禮底輓歌。

他轉了過來，離開了海岸，再向前走，也不望他前面底道路。他忘却了時間與空間和他底本身，祇是滿心痛痛地思想着蘇格拉底。

“昨日他還存在，昨日他底溫和的語言還仍然可以聽見。爲什麼今日他便不存在了？啊，夜呀，啊，濃霧圍罩中底高山呀，啊，以自己底生命而動作着底起落的海呀，啊。你背負着無限的世界之呼吸於你底羽翼之上底不靜的風呀，啊，你點綴着如飛的雲頭底星天呀——將我移向你們那兒去啊，將這個死亡底神祕向我揭開啊，設若你們是明白這個神祕的。設若你們不知道，那麼，便請給與我這無知的靈魂以你們底

崇高的冷漠呀，將我從這些痛苦的問題中移去啊。沒有回答，甚至於沒有回答的希望，我便再也沒有力量將這些問題背負在我底心胸呀！因為，如今蘇格拉底底嘴唇已在無盡的沉默之中封閉了，而那無盡的黑暗又在他底眼皮之上覆蓋了，還有誰來回答這些問題呢？”

克特西布斯如此地向着海與山痛哭，向着那黑夜痛哭，黑暗的夜，追隨着牠底不變的步趨，不停地，不可見地，罩着那沉睡的世界。已經過去幾個鐘頭了，克特西布斯向上一瞟，想看看他底脚步無意識地將他引到了甚麼地方來。一種黑暗的恐怖攫住他底靈魂，當他向他底身週四望。

三

似乎是那無盡的夜底不可知的神們聽見了他底虔誠的禱告。克特西布斯四圍一望，不能認識他所在的地方。城裏底光早已爲這黑暗所撲滅了。海底吼嘯在

遠遠的地方消失了去；他底不安的靈魂，甚至於回憶不到他曾聽見過那種嘯吼了。

沒有一種聲音打破這深沉的默寂——沒有夜鳥底悲啼，沒有羽翼底轉動，沒有樹葉底沙響，也沒有流泉底嗚咽。祇有深祕的鬼火在岩石各處閃動，片片底閃光，全無聲息，在那巉峻的岩峯之上出沒。這短促的光亮，更加重了夜底黑暗；垂死的光封閉了那蜿蜒長蛇似的山峽所穿過的死底荒原之輪廓，而在那野地底朦朧之中升起於那巖石底高處。

一切常來這綠色的森林，急流的溪水和山谷的快樂的神們，都好似永遠從這荒原之中逃走了。祇有潘神，偉大而神祕的潘神，正在這大自然底濛混底附近之處躲藏，似乎以牠底訕笑的眼光追逐着那渺小的蟻，那在短時期以前還要僭妄地明瞭那世界與死底祕密的蟻。黑暗的與無意義的恐怖壓倒了克特西布斯底靈魂。海底風暴也如此地湮沒了岸上底崖坡。

是夢麼，是現實麼，或者不可知的神聖之顯示麼